



在海上等你

[日] 丝山秋子 著
郭清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海上等你

日本文山秋子 著
郭清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海上等你/[日] 丝山秋子著,郭清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327-5819-7

I 在 II ①丝 ②郭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468 号

OKI DE MATSU

by ITOYAMA Akiko

Copyright © 2006 ITOYAMA Ak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ITOYAMA Aki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 09-2010-594 号

在海上等你
沖で待つ

[日] 丝山秋子 著
郭清华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玮
封面设计 清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5 插页 2 字数 34,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819-7/I·3441

定价 2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电话:021-39907735

目 录

37	1
在海上等你	勤劳感谢日

勤劳感谢日^①

① 1948 年，日本法律规定每年 11 月 23 日为“尊重勤劳、庆祝生产、国民相互感谢日”。

什么是勤劳感谢？对没有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天和平常的日子没有两样，仍然是平凡的一天。可是我也可以对世间大众说“感谢我”吧？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也是一个曾经长期工作、缴了很多税金的人。虽然现在我失业了，正在领失业保险，但是，我能够领到的原因，无非是我在有工作的时候，乖乖地缴纳了不少税。可是，失业保险倒是跟过去缴的挂钩，金额却不仅少得可怜，可以领钱的时间更是短得让人惊叫。当然，我也应该感谢让我和她住在一起的母亲。当我有工作的时候，我每个月会给她五万日元——要维持一个单身者一个月吃住的开销，这点钱还是有点嫌少的——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给钱，我的心里是很着急的。还有，我只能再领取两个月的失业保险了，但我还不知道我未来的工作到底在哪里。

下沼街的人行道，其实是长谷川太太家从前的庭院。长谷川家的房子，原本是很普通的独门独院的建筑物，但自从长谷川太太的儿子和媳妇把房子改建成便利商店后，长谷川家的庭院就消失了。不过，我觉得长谷川太太待在

便利商店前的人行道的时间，好像比待在摆着已逝的长谷川先生牌位的佛堂前长。她总是在那里。我家的房子就在长谷川家房子的后面，就算不想注意长谷川太太的举动，也办不到。三个星期前的那一天也不例外。

沿着人行道的防护栏有一排发泡塑料花盆。对那一代人来说身材算是高大的长谷川太太弯着腰，拿着已经有些历史的白铁皮浇水壶，把水浇在花盆里。她一看到我，就放下浇水壶，笑咪咪地对我说：

“恭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明明每天都会见面的，还是用这句话来打招呼。我的身体早就痊愈了呀！

“嗯。已经都好了。”

听到我和平常一样的回答，长谷川太太很满意地轻轻抚摸着围裙口袋的滚边。我正想表达告辞之意时，长谷川太太却拉住我的手说：

“对了，对了。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到府上拜访，和你妈妈说些话。不过，你先到我家里坐一会儿吧！”

妈妈和长谷川太太同样是失去丈夫的未亡人，她们最近常常往来，已经变成好朋友了。她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长谷川太太过着已经抱孙子的悠闲自在生活，而妈妈却除了有一个失业、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婚的女儿外，还持续着翻译的工作。

因为我只是要去书店逛逛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

事，所以就听从长谷川太太，决定去她家坐坐。一楼是营业用的便利商店，所以我从屋外的楼梯上二楼。二楼上去是玄关，这里是长谷川家的住所。我经过玄关，往佛堂的方向走去。

“这里的感觉很好吧？”

经过厨房兼餐室时，一阵关东煮的香味扑鼻而来。在长谷川太太送来红茶之前，我的眼睛一直看着贴在厨房墙上的老式瓷砖，那是 10 cm × 10 cm 大小的黄色方形瓷砖。

长谷川太太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两个月前我骑脚踏车经过长谷川家前面的人行道时，被马路上一辆无视暂停标志的车子撞倒了。当时那辆车子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我正好要过马路到对面的银行，所以加快了脚踏车的速度。根据目击者——长谷川太太的说法，当时我整个人飞到半空中，然后才坠落到马路上。而那辆车子的驾驶，是一个才十九岁、开着她父亲的奥迪 A4 车的女孩。她看到被自己的车子撞到的人躺在地上流血，吓得只会呆呆地站着啜泣。当时叫救护车、报警、通知我的家人的人，都是长谷川太太。我的肋骨裂了，眼睛周围必须缝合七针，虽然这样的伤势不算特别严重，但是确实在一个还没有嫁人的女性脸上，留下伤疤了。“美人受了伤之后仍然是美人”，我虽然不是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美人，也没有丑到可以自暴自弃，当做没事。总之，从那次的车祸后，长谷川太太就变

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这个，虽然是别人送的，但是非常好吃。”

长谷川太太拿出甜甜的千层酥对我说。她到底要和我说什么事情呢？要是介绍工作就好了。我一边想着，一边把牛奶加入红茶里，其间还偶尔瞥一眼佛堂内的模样。不知道长谷川太太信奉的是什么宗派，佛龕上还有一些精细的装饰，都不知道怎么清洁才好，看起来金光闪闪的。这么豪华的佛龕，是利用她已经死去好几年的丈夫的保险金打造出来的。不过，我已经不记得已逝的长谷川先生的长相了。

“恭子，你已经三十六岁了吧？”长谷川太太说。

“嗯，是呀！怎么了？”

“你不想结婚吗？”

每个人都会这样问我，但是，世事并非我想不想或我打什么主意，就可以运转起来。

“没有。不过，这是缘分的问题吧！”

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情人，现在最想要的，是一份永远稳定的工作。长谷川太太搓着双手，提高一个音阶地说：

“是缘分的问题没错！现在缘分来了唷！”

什么！听到她这么说，我可吓了一大跳，可是又不能听到这样的话题，就起身掉头走人。

“有一个人还不错呢！”

长谷川太太以“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的表情说着。

“是一个孝顺又优秀的人，在日本东商事工作，好像和你差两岁，听说今年是三十八岁，而且还是你大学的学长。”

原来是长谷川太太想当媒婆了。她说的那个人，好像是她开便利商店的儿子的朋友。我压抑住想问“那个人长得帅吗”的冲动，问道：

“叫什么名字？”

“叫野边山清。”

野边山，野边山恭子，不好也不坏，和鸟饲没什么区别。不过，一想到结婚蛋糕上写着 kiyoshi & kyoko^① 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不会很夸张，就像家庭聚会般。”长谷川太太兴奋地说着。就像我发生车祸时，她很快地就安排妥当所有的救援事项一样，这一次她也一样很快就安排好了我的相亲事宜。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勤劳感谢日，诸事皆宜的大好日子，一切都非常完美。

中午过后，大约是一点五十分吧！我和母亲从家里出发，到长谷川太太家打扰。我们两家之间的距离其实还

① 用罗马字母拼出来的“清”和“恭子”的日文发音。

不到五十米，却必须提着手提包，穿着粉红色的套装登门拜访，这个样子实在很奇怪。

今天没有闻到关东煮的气味了。长谷川太太大展身手，她准备了烤牛肉、螃蟹色拉、法式奶汁干酪烙菜派等等料理，摆满了小小的佛堂。她还准备了啤酒与威士忌加水。我嘴里虽然说着是否需要帮忙的客套话，其实心里很明白自己根本插不上手。对平常只能吃到自己做的简单食物的我来说，眼前的食物实在让我非常心动。食物虽然让我很愉快，但另一方面我也开始不安起来，我想到：等一下我必须跪坐吗？没听说过相亲的时候还会盘腿坐的女子。

且不管我到底想不想结婚，我还是希望等一下来的男人不错。我的这种想法应该是人之常情吧！我从长谷川太太家的东边窗户，俯视马路的情形。户外梯的下面，站着一个穿着紫色灯芯绒夹克，有一点胖，正在嚼口香糖的男子。我心里想着：不是这家伙吧？最好不是他。可是，我愈希望不是，那个人好像反而愈受到我的念力的影响似的，竟然登上了楼梯，慢慢往上爬。那家伙果然就是野边山清。门铃响了，三个女人一起走到玄关迎接客人。

野边山氏进入玄关后，一边脱鞋，一边拿出高利贷的广告面纸，把口香糖包成一团，然后把那块柔软的东西塞进长裤的口袋。那很危险耶！那个东西万一粘在布料上，如果没有干冰，是拿不下来的！是很难清理的呀！可

是，我干吗想这种无聊的事呢？周围飘散着蓝莓口香糖的人工香味。野边山的袜子的颜色，是很奇怪的黄绿色。

他咕咚般地和我们打过招呼后，从好像在车站的垃圾桶里捡来的皱巴巴的京王百货公司的纸袋子里，拿出一盒红叶馒头点心，递给了长谷川太太。碍于情面，我很形式化地和他打了一个招呼。他说“谢谢”，接着就像在对物品作估价般，从上到下地打量了我一回。最后他视线停在我的下半身，并且露出牙龈嘿嘿一笑。我觉得猴子笑的样子都比他好看。

勉强形容的话，野边山氏的脸像一个被一拳打到正中央的红豆面包。红豆馅挤在一起而鼓起的部分，是水泡泡的眼睛和肿胀的红嘴唇，两边的脸颊则是垂陷的。他的头发半长不短，可能洗过了，但看起来却脏脏的。不过，感情可以弥补缺陷，说不定基于礼貌性的交往之后，会发现这个人虽然长相不讨喜，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要谈些什么呢？我以前又没有相亲的经验。要赌赌看吗？如果他是一个变态，那不是很麻烦吗？不敢说这种事很重要，但是我的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声音：“愿意和这个人做吗？”唔——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从这位野边山氏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知道他的脑子里所想的事情，似乎和我没有多大的差别。

“能请教你的三围是多少吗？”

“88-66-92。”

野边山氏听到我的回答，又嘿嘿笑了。

这到底是援交还是菜市场？我忍不住想：我是不是也该问问他的小弟弟的长度与直径？不过，在妈妈和长谷川太太面前，我还是忍住了。或许我应该这么做，让这次的相亲早点结束，节省时间。

可是，这位野边山氏又说话了。我开始杞人忧天，有些不安。他的声音相当特别，有种透明的感觉，要是谈起印度哲学怎么办？

“你目前在哪里就业？”他问。

“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回答。我既不是小偷，也不是骗子，是目前大约三百六十万失业日本人中的一个。

“我最喜欢公司了。”

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有人会说“我最喜欢什么”这类的话吗？我不知道。而且竟然还说“喜欢公司”。笨蛋。

“公司团体的存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妈妈说。长谷川太太也很满意地点点头。

“有意义吗？确实是吧！因为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我所就职的那些大公司在支撑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没有那些大公司的话，很多事情根本就无法进行。”

这是只有在经济十分景气时，目中无人的大财阀才会说的话吧？这种想法早过时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在这个

时代里，如果工作的时候没有带着危机意识，恐怕会成为公司的负担吧！

“不是我自傲说大话。总之一句话，一流的企业就是一流的，它的组织力和公司内的人才，都不是一般中小企业可以比拟的。”

看来，一流企业的名片，就是他最好的装饰品了。不过，我认为那样的名片和国王的新衣一样，只会让国王出糗。

接着，野边山便开始谈起自己的工作内容，并且自吹自擂地述说作为一个商社职员有多么了不起。我只能耐着性子听。

“每当谈成了一笔大生意，就会觉得自己很能干。”

已经是这个年纪了，谈成几笔生意，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总之，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很无趣，所以我只好无聊地看着金光闪闪的佛坛。

“你的兴趣是什么？”野边山发问。

“谈不上是什么兴趣。不过，我每天早上都要跑步；另外我也喜欢足球，我是 F. C. 东京^①的球迷。野边山先生你呢？”

“我的兴趣当然就是工作。”

野边山这么说着，然后莫名其妙地嘿嘿嘿笑了起来。

① F. C. Tokyo，是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球队之一。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来参加这个无聊的相亲呀！应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像拉车的马一样忙着工作才对。

难得他的声音还不难听，可惜他不是利用美妙的声音来求偶的鸟，而我又只想听赞美企业的歌。

野边山的吃相很不好看，吃东西的时候腮帮鼓鼓的，又不把东西吃干净，拿了新的小碟子盛满别的食物，又留下剩菜。总之，看了就不舒服。最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是：他竟然对我们赞不绝口的长谷川太太亲手做的料理，连一句“好吃”的话也没有。就算是食物不合口味，至少也可以说一句“还是家里做的菜好”吧？如果对结婚这种事还抱着希望的话，应该要会说几句这样的场面话吧！看来这个人根本是结不了婚的。

“你会挑食吗？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吃的吗？”我姑且试着问一问。

“我完全不挑食，便利商店的便当我也OK。”

我觉得长谷川太太真可怜，竟然自己请来了这样的客人。还有，她是怎么想的，怎么会介绍这样的男人给我的呢？尽管她已经不是我这种年纪的女人了，可是毕竟也曾经有过我现在的年龄呀！介绍这种男人给我，我觉得她有点太过分了。

眼前还摆满了盛着没有吃完食物的小碟子，野边山却好像在说“我吃饱了”一样，剔着牙齿，然后把牙签从中折断，丢在烟灰缸里。剔完牙后，他拿出不知从哪里拿

到，贴着酒吧标志的粉红色百日元打火机，点燃了一支CASTER MILD的香烟。不知怎的，我觉得燃烧中的烟味里，有着野边山牙签上的牙垢与剩余食物的气味。我忍不住把脸别到另一个方向。

“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结婚呢？”妈妈问。

“因为我即将有工作地点上的调动。我会被派驻到国外。”

那么，带南极二号^①去就可以了呀！那种东西就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开发出来的呀。

气氛又沉默了。妈妈连忙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找个好话题来打破沉默。可是我无动于衷。

“恭子，你喜欢小孩吗？”

“不喜欢。”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喜欢小孩的女人，就被认为是温柔优雅的女性，而说自己并不喜欢小孩的女人，就被认为是坏心眼的女人？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并不是什么天使，因为天使不是脏兮兮、会说谎、任性、愚蠢又麻烦的家伙。而我呢？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讨人厌的小孩。小时候大人不是会不给压岁钱给礼物吗？拿到礼物的一瞬间，我总是会毫无意义地想：能够让这个大人感到沮丧的

① 因被派遣到南极的探索队员里没有女性，为了解决男性的性欲问题而开发出来的成人性玩偶型号。